烈小焉以之緣飾吏事奚在藏之韞櫝玩之掌握
然後謂之寶哉

贊

藺相如贊并引

戰國之所謂君臣何足道哉交際不以道以勢進退不以義以利聚而爲上下散而爲我爾頃刻間爾朝爲上卿暮爲逐客刑於此相於彼恬以爲常吁可哀哉於是時始終一節忠貫金石有若大夫者不其偉歟天下領府庫捐重寶獻土地賚子女

以餌秦秦貪嗜無厭奴隸列國唯唯奉承甘爲臣妾趙之於秦僅北支郡宜其吞聲飲憤以媚意愛聊緩誅咎國有君子義不自衰以小抗大以弱拒強終爲敵鄰嗚呼當太平盛治之世六合爲家大夫之迹不可倣也以大夫之心推以事君可師哉過澠池之舊墟想當年之高會雖非長卿之才亦有平生之慕因作贊曰

鐵可折白可涅大夫之節身且潔玉可攻金可鎔大夫之忠直而恭秦方虎趙方鼠秦方斧趙方俎

愎而恐狠而陳威蓋岐雍大夫之勇懦以剛變禍以福轉功踰百戰大夫之辨曹沫劫盟計窮妥出侵疆雖復齊伸魯詘荆卿復讐嗟哉鄙夫昔恥未刷燕已爲墟斬優備武夾谷相盟大夫慕此有茲令名舞陽橫盾毛生奉槃聊効萬一猶有可觀竊食太倉孰非事君邁來寥寥獨無新人嗟余之生在於歲後雖慕景行有志未就行邁靡靡軨車滭池大夫閔余有以相之

師友談記

講擬人必於其倫

太史公嘗講禮曰擬人必於其倫先儒之說謂擬君於君之倫擬臣於臣之倫臣以謂此特位而已擬人必以德爲貴桀紂人君也謂匹夫爲桀紂其人必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爲孔孟其人必不敢當

范太史講禘烝嘗而曰祭之本在民

太史公講禮王制曰祫禘烝嘗此祭之名天地社稷五祀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因國之有其地而無主後者此祭之事犆祫祭之類此祭之禮然非祭之本祭之本諸侯得一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是也夫犧君天子得四夷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是也夫犧牲幣帛粢盛酒醴皆出於民力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凡以祭之本在於民而已

范太史講司徒明七教

又講王制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曰夫以身率於上而効之曰教教之於治雖甚迂濶然古之言治者必以爲先放勳曰勞之來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舜舉八元命契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泰任刑罰不務德教故不旋踵而覆漢承秦弊初以法治天下惟賢臣賈誼董仲舒嘗言之文帝能聽賈生故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武帝不能聽仲舒故斷獄數萬幾致坟唐太宗初亦不以教化爲意惟魏鄭公勸行仁義四年之間遂至大治然則爲治者不可不先以教化爲本也

范太史講王制不率教移左鄉右鄉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曰臣以唐虞之學不過有朴作教刑與撻以記之雖周禮至詳至悉亦無流放之刑此當是商之法湯制官刑儆於有位其用法甚嚴爲太學養士之禮既重則不率教之罪責之宜不可輕夫命三公九卿大夫皆入學至於王親視學皆不變移以九年之間而不能自遷於善是長惡不悛弗順

教令者也屏之遠方斯亦不足鄙矣然王爲之三日不舉豈其意哉成湯伊尹相與維持天下之法其嚴密如此若夫周之法則以寬仁爲主雖霍叔管蔡之惡亦降於庶人者三年而復其國非若商政之峻也商尚質周尚文商周之法皆欲人之爲善而已

子由論學

門下先生蘇公子由論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又曰小人哉樊須也又曰硜硜然小人哉所謂小人者非世俗所謂無禮無義不仁不智之小人也以其所知所能行皆小者近者非大者遠者禮樂射御書數凡形器度數之內其粗迹而已若夫君子聖人則所知所能行皆

造道德之妙非形器度數之所能盡此其所以爲
大也詩有小雅大雅所言皆聖人妙道德性所以
立道所以立政其變雅者不能而反之者也此皆
所以爲大也蓋小雅變雅所言王者政事治天下
之法能與不能而已舉此求之則其類自見今詩
之篇有曰大明又曰小明小宛小昊小弁之類皆
因雅而爲言皆當時並有小大之名其不見於經
者或刪定或已亾之也

子由論史記

史記作商紀記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
侯有好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
鄂侯爭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而竊歎
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因西伯美里作周紀記崇
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
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因西伯於羑里閎天之徒患
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
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

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視此一事書所因之事不同然崇侯以文王數無罪殺三公而譖之逢君之惡也忌文王脩德而不勸紂之改行長君之惡也在崇侯皆爲有罪矣豈太史公欲玄見乎紂喜閎夭之獻釋文王之囚乃許專征伐復告之曰譖之者崇侯虎也其意蓋欲文王甘心焉然文王遂伐崇以討其罪自古人君之惡無烈於紂然崇侯虎之罪竟不能逃其刑小人讒諂譖

賢人君子於盛明之朝而欲逃責難矣

范太史講月令

太史公講月令問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爲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復甚明前世論時令者莫能過也且曰儒者多言不必從月令政府令論立說誠有以破漢儒附會災異之弊然洪範以五事應五行有休徵咎徵符契甚明後之人若不可不爲鑒也太史公講月令間題曰行春令則云云者人君更政令非天之時氣也故此之

時必當行其本時之令以順之若逆之則五行相
尅之氣隨類來應如人五臟相勝則有受尅之處
其不和之氣自來爲病也今人見時之氣寒燠非
候曰行某令行某令者非也鷹在元祐三年省試
策問有魏相時令者鷹之所對大略與太史說同
但其卒曰王者應天以實不以文故人和而天地
之和應不必法其繁文末節但時和歲豐家給人
足則便爲太平之實若求夫朱草生鳳凰至等瑞
皆漢代君臣不務本而區區尚其虛文也漢之所

復古者無若王莽而劉歆又以儒術緣飾之奏祥
瑞作頌聲者甚衆有益於治可救其亂乎詞多不
能詳姑記其大槩昔既不做何必道乎

師友法言

經史繁簡不同

左氏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止十九萬言太
史公史記上自黃帝下至漢武三千餘年止七十
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間二百三十年乃一百
七萬言雖稱良史善叙事至於案牘之文卑陋

事悉皆載之其失春秋之旨遠矣春秋蓋二萬言而已

歐陽公五代史得春秋之法

歐陽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蓋文忠公舉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年之間皆夷狄亂華君臣之際無赫赫可道之功業故也

1394F
14zuy47